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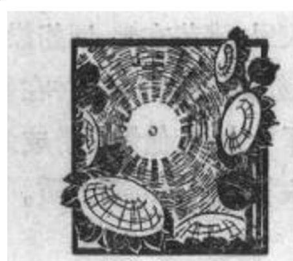


夏青苗求师

XIAQINGMIAO QIUSHI

浩然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浩然著

夏青苗求师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反映农村青少年生活的短篇小说集。

集中包括六个短篇。《夏青苗求师》一文是写高中毕业生夏青苗参加农业生产的故事。夏青苗到了农村以后，一心想拜牧羊員杜大叔为师。但杜大叔不收他，想考考夏青苗，看他是否吃得起苦，是否真心誠意地当农民。青苗在党、团組織的帮助下，胜利地經受了这场考驗。他热爱劳动，不避艰險，并在暴风雨中奋勇搶救了羊群，以实际行动感动了杜大叔，他們終于成为一对很好的师徒。其他各篇，也都反映了农村青少年的新品质。

夏 青 苗 求 师

浩 然 著

盛亮賢 夏书玉繪图 馬如瑾装帧

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：文0153 (高、初中)

开本787×1092 1/28 印張3 13/14 字數53,000

1961年6月第1版 196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—30,000

統一书号：R10024·2699

定价：(6) 0.30 元

目 录

夏青苗求师.....	1
爱.....	27
水生.....	47
一匹瘦紅馬.....	63
送菜籽.....	77
鋪滿阳光的路上.....	85

夏青苗求师

一 夏青苗去拜师傅，人家不收他

今儿个，夏青苗到农业社里拜师傅。在没来之前，他就把师傅的根根底底打听得很清楚。

师傅是个牧羊员，叫杜俊峰。因为村里人都尊敬他，不愿提名道姓，大几辈小几辈的庄亲，都叫他杜大叔。杜大叔今年五十七岁了，从七岁起到眼下，没有一天离开过羊群。苦挨了，罪受了，浑身的本事也练出来了。庄里人都说他是万宝囊。多瘦弱的羊儿到他手里，过不了一个月，保管让它膘肥肉肥；牲口得了多么难治的病，只要让他守上那么一晌，就能找出病源，设法治好。他这套本事，连县兽医站那个上过大学的医生，都非常佩服，常常跑四十里路来找他请教。

夏青苗老早就听爸爸对他讲过杜大叔的故事，他很佩

服杜大叔这个人，更向往他的职业。爸爸一提出要送他到农村参加劳动，他一下子就想到了杜大叔，也就决定要干这个职业，拜这个师傅。

还有这么称心如意的事儿吗？他来到农业社跟主任一提此事，主任就满口答应了。

他背着铺盖卷，提着书包，跟在社主任后边，轻快地朝前走着。心里多么高兴啊！今儿个是他走向生活的第一天，他马上就要从中学毕业生变成牧羊员。从这以后，他要多工作、少休息，老老实实地跟着杜大叔学习，把杜大叔万宝囊里的东西都承受过来，他要用自己的双手，为国家生产大量的鲜肉、羊毛，他要干一辈子畜牧工作……

夏青苗完全沉浸在欢乐里，抬头一看，社主任正用两只眼看着他。

主任和青苗的爸爸是老战友，青苗的来临，给他带来很大的喜悦。他又一次叮嘱青苗说：“青苗啊，千万要记住你爸爸那句话：事由儿可不象你们年轻人想的那么简单。我们这个社底子薄，干部又没有多大本事，对你照顾也难周到……”

青苗抢着说：“主任，您就放心吧，天大的困难我也不怕，我不会给我爸爸和我们学校丢脸。”

主任听了笑着点点头，又说：“杜大叔这个老人的脾气很倔，乍跟他生活一块儿也许不舒服，混熟了，摸准了他的脾气，谁也会从心眼儿里喜欢他。你跟他要虚心、勤快、听话。他就不待见冒冒失失的轻浮人。”

青苗顺从地点点头。

他们穿过一片枣林，走进一座大院落。进了栅栏门是一片空场。靠北墙是一排朝阳的棚子，西边是两间很矮的草房。用秫秸秆扎成的窗子朝外撑着，一缕青烟从里边飘出来，接着便传出一阵大声喧嘩。

“杜大叔，别生气啦！这回你可不简单喽，专员的儿子、高中毕业生拜在你的门下当徒弟，嘻嘻！”

“你别再胡说好不好？我又不是招待所的服务员，让我找这麻烦去，我不干！”

这时，他们已经走到窗下，主任紧走一步，大声朝里边喊道：“杜大叔，青苗来了。”

里边没人应声，他们就走了进去。

这两间草房明开着，南边是一条贴山炕，地下有个连着炕头的锅台，墙上挂着保险灯、鞭子和水壶。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半躺在炕里边；炕一端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。他矮个子，背有点儿驼，窄窄的长脸上，镶着两只又小又亮的

圓眼珠。毛藍布褂子左大襟上邊綴的黃銅扣子，腰間束一條青色襦布，腳上穿着一雙釘滿大鐵釘子的雙臉兒鞋。這種打扮青苗很少見，但他看着很順眼，覺得很精神。這個老人緊鎖眉頭，搭拉着腦袋，不高興地吸着煙，濃濃的煙霧在他的頭上纏繞。不用問，這一定是杜大叔了。青苗心里熱呼呼的，忙上前眉開眼笑地喊了一句：“杜大叔！”然後，伸出手去。

主任在一邊介紹：“對，這位是杜大叔，這是夏青苗，往後你們就在一塊兒搭伙計了。”

杜大叔從嘴里移過煙袋，還是沉着臉兒，朝青苗伸出來的手瞟一眼，說了聲：“坐下呆着吧。”又轉過臉去對社主任說：“主任，我們這個隊的羊，用不着兩個人放，還是把這位學生派到別的隊吧。”

主任奇怪地問：“您不是老早就嚷忙不過來，要找个幫手嗎？怎麼又說用不着了呢？”

青苗也湊到杜大叔跟前說：“杜大叔，我是來拜您師傅學本事，我哪隊也不去，就跟您一塊兒。”

杜大叔勉強朝他笑了一下，說：“唉，小伙子，你們干不了這一行。每天跟着啞巴牲畜風里雨里滿山遍野跑，那是份受苦的事兒。農業社是缺不了你們，一定要干，在辦公室

里当个會計倒对付得了；干这可不是鬧着玩的。”

青苗連忙說：“行，我什么苦都能吃，您叫我干啥我就干啥。”

主任明白杜大叔的心事，帮着解釋說：“就是呀，我保証青苗服从您的領導。您就答应了吧。”

杜大叔說：“誰有我清楚？我說不行就不行。咱們不如来个先小人，免得往后鬧不好，对不起夏專員。”

看着問題就这样僵住了。忽然間，窗外边傳进一声清亮的叫声：“爸爸，飯熟了。”随声跑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，身穿一身不肥不瘦的洋布褲褂，黑紅的圓臉盘，滿面笑容。进屋来她剛想大声地說句什么，一眼看見青苗，不由得一愣，低声說了句“爸爸吃飯吧”，就停在門口。

杜大叔正愁沒个事由离开这儿，他立刻跳起身，磕打着烟袋鍋子說：“主任，你不要对付了，就把这位学生領到別处去吧，并不是我这个人独头，容不得人，我完全为着大伙儿好。”說罢，登登登地就走了。

二 夏青苗决心当农民，可他们

为什么对他这样冷淡呢

夏青苗象一头欢蹦乱跳的小羊羔，冷不防撞在石壁上，

又惊、又疼、又糊涂。滿腔子火一般的热情，都被杜大叔这盆冷水潑灭了。他垂头丧气地坐在炕沿上，一声儿也不出。

在生活中，最幸福的人也有他的苦恼。半个月以前，青苗就象今天这样苦恼过一次。

那时，学校里开展参加农业生产的思想教育，青苗是学生会的干部，就跟干部們一块儿向学生宣傳农村远景，宣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設的意义。好几个思想不通的同学經他說服动員，都准备下乡参加农业生产，他自然高兴，工作也就更有勁。有一天，一个同学竟当面問他：“青苗，你光动員別人，你自己怎么办呀？”这一句話問得他張口結舌，半天才从嘴里挤出这么一句話：“我……我当然，我爸爸到省里开会去沒在家呀！”

說心里話，青苗是喜欢农村的，一来，他的爸爸、媽媽都是农民出身，这是老根；二来，他自己也是在农村里生的，童年的生活里，农村留給他很深的印象。他原打算中学毕业后考农学院，到农村当个农学家。現在要他放弃进农学院的打算，到农村当个普通农民，心眼里总觉得不上算。但想到自己跟別人讲的大道理，他暗自羞愧起来。过后几天里他变得相当消沉，再也看不見他跟同学談話了。他苦恼着！

爸爸从省里开会回来，給他打来電話，他跑了去，一进

門，爸爸劈頭就問：

“青苗，學校動員參加農業生產，你決定了嗎？”

“沒有。”

“為什麼呢？”見他沒開口，爸爸就不再問了，談了幾句旁的事情，又問：“青苗，你把你的柳媽媽忘了吧？”

“沒有啊，我怎麼能忘了呢？”青苗回答着，心裡很委屈：爸爸為什麼問這個呢？為什麼說忘了柳媽媽呢？

冀東抗日最艱苦的那年，青苗媽媽懷着青苗跟着大部隊轉移，一天黑夜，她摔倒在青苗地裡，生了青苗。當時，前面是茫茫黑暗，兩邊是熊熊烈火，後邊是槍炮轟擊，媽媽是沒有辦法帶走孩子的；即便帶走，又怎能把他養活呢？在這萬分緊急的關頭，一個帶路的老媽媽，就是那個柳媽媽接過孩子：“同志，你把他交給我吧，就是從此你不再回來，我也一定要把他養活，叫他當個有用的人。”從此，兩間傍河的小草房成了青苗的家。柳媽媽整夜不休息為他紡紗、織布，縫做衣衫；不管風風雨雨，把他揣在暖和的懷裡，滿街滿巷尋口奶水吃……一九四八年國民黨匪軍進攻解放區，還鄉隊要抓住這個縣委書記的兒子去獻功，柳媽媽用生命保護了他。那天，敵人包圍了村子，柳媽媽把青苗藏在地井裡。敵人捉住媽媽朝她要孩子，皮鞭沾涼水抽她，她不說一句

話；整筐籮的銀元抬到她面前，她不看一眼。最后敌人燒了她的草房，把她投到火海里，在烈火中她还喊着青苗……

这件事情，深深地銘刻在青苗的心灵上，他怎么会忘呢？据他記憶，爸爸是不輕易提起这件事的。进城的第二年，他曾經提过一次。那次是因为青苗同几个坏孩子交上了朋友，不肯上学。爸爸問他：“你这样不成材，对得起你死去的柳媽媽嗎？”青苗哭了。第二天他背起书包上学了。当年就考了第一名，而且加入了青年团。現在爸爸又提起这件事儿。青苗猜到几分，心里不由得跳起来。

停了会儿爸爸很严肃地說：“你准备升学，我并不反对。但是，要念农学院，首先應該参加农业生产。只有先当农民才可能当好农学家。你不应当看不起农民，你是农民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呀！你看不起农民对得起良心嗎？現在农村需要你去建設，你为什么不去？”这次青苗沒有哭，但是他一夜沒有睡好觉。第二天，他报名了。

現在，又碰了这么个大釘子，他发觉自己过去的許多想法不实际。对杜大叔这个人認識錯了，別人在学校里是三好的学生嘛，別人怀着滿腔热情来参加劳动嘛，而他杜大叔却这样不体谅人！他甚至开始怀疑，农村是不是真的需要他这样的人。他想：既然爸爸、老师、組織都号召我們来当第

一代有文化的农民，又说农村非常需要我们，那么，为什么他们对我青苗这样的冷淡？

三 杜娟姑娘告诉夏青苗， 师傅要考考这个徒弟

这时，正是盛夏的中午，天热得象个大蒸笼。窗外那棵桑树的叶子，纹丝儿不动。知了死命地噪叫，吵得人心里越发火烧火燎的。

社主任跟着杜大叔走了，串门儿的人也走了，屋里显得那样空荡。这当儿，不知从哪儿飘来一股菜饭的香味，他一抬头，一个姑娘立在他的面前。

姑娘手里提着一个花瓷饭盒子，两只眼睛光闪闪地望着他，把饭菜摆在炕上，说：“吃吧。”

青苗这时才认出，她是刚才叫杜大叔吃饭的那个姑娘。忙站起来推却着：“我不饿呢。”又说：“社主任说，我跟社里会计们一块儿起伙。”

姑娘撇了撇嘴：“跟他们起伙干什么？快吃吧。——把外边那件衣服脱了，看那汗。”

青苗用手一摸，真是，不知啥时候两件衣服都给汗水浸湿，傻笑一下就忙着脱掉了。

姑娘說：“头好几天就听說你要到我們这儿来，大伙都高兴得不得了。往后咱們就是一块儿过組織生活了，总认生作客不行！你缺什么短什么就找我。我叫杜娟，杜大叔是我爸爸。我在团支部負一个小責任。剛才社主任把你的團員介紹信交給我了，咱們就在一个团小組。丑話說在头里，我們都是一群沒文化的人，你得多幫助呀！”

姑娘的热情使得青苗渾身上下又来了勁。心里一痛快，肚子也有了几分餓，端起飯碗就吃，小米豆干飯，熬扁豆角，噴噴香的。

杜娟看着青苗吃起来，就伴坐在炕边上，对他說：“我先給你送飯吃，过了这几天，你就到我們家里去吃。我們家里沒旁人，就是我爸我媽和我三口人。”

青苗使勁把嘴里的干飯咽了下去，心里那股子不痛快勁儿又頂上来了，愁眉苦臉地說：“你爸爸連我这个徒弟都不收，到你家跟他一个桌上吃飯，他不把我赶出来才怪哩！”

杜娟噗嗤地笑了，指点着青苗說：“看你說的那个怕人，你也打听打听，我爸爸往外赶过誰？剛才那碼事，你不要往心眼头里放。他就是这么个脾气。可是他有他的心事，有他的打算。現在他正考你哪，考考你到底够格不够格。”

青苗听了，把碗筷子往炕上一撂，霍地跳下地来，說：

“真的嗎？那为啥不早告訴我，让我发这么半天愁。走，咱們考去！”

杜娟拦住他，很認真地对他說：“这个考試呀，跟你們學校里的考試完全不是一碼事。农业大学有农业大学的考試方法。你先別忙，吃飽飯跟我参加团支部会去，党支书和社主任也参加。讓我們大伙儿把社里的情况仔細地給你介紹介紹；你呢，有什么要求，有什么意見也提提，我們帮你解决。”

青苗点点头，又端起飯碗，高高兴兴吃了飯。杜娟收拾好家什，两个人往外走了。只見杜大叔赶着一群雪白的綿羊在村边正走呢。望見他們俩，一扭头，使勁甩了两鞭子，羊群钻进白楊树林子里去了。

四 这位師傅简直是不想收夏青苗当徒弟

杜大叔赶着羊群在白楊树林子里走着，他的心里七上八下的。

夕阳斜照在树頂上，又密又大的叶子上象鍍了层銀子閃閃发光，在微风中喧鬧着。肥大的羊儿慢踱着，一面啃着地上綠茵茵的茅草。

树木成行，牛羊成群，都要靠人去栽培、飼养，为它們傳

下新的更好的后代；人当然也是这样，要有接班人。尤其象农业社这样一个集体大家庭，羊是主要副业收入，羊群一天比一天多，經养它的人，却少得可怜。况且，人老了終于要死的，等到临死的时候，再把羊群交給一些沒有摸过鞭杆子的人，他們会让羊群跟羊把式^①一块儿断絕。杜大叔是个通达明理的人，他早就看到这步上了。一块儿的老伙伴们也断不了劝他：“快收个徒弟吧，不要把那肚子玩艺全帶到棺材里去呵！那样，对不起社，也对不起后代。”杜大叔就想：自己是个沒有儿子的人，后半世还不是就得靠着农业社养老送終嗎？真要是培养出几个好把式来，社里的羊群大发展，就是搖錢树。往后誰一提起来就要說，我跟杜大叔学的本事；多亏那个老头子！这不就是自己的貢獻，自己的功劳，自己的荣誉嗎？

就这样，在成立社的第二年，他帶上一个叫杜德生的本家孙子。

杜德生在城里他姑姑家住着念了二年高小，在这靠山村是属头等的知識分子。他沒考上中学，哭鬧好些日子，村干部、团支部动員他有半个月，他才答应跟上杜大叔。杜

① 羊把式：养羊的能手。

大叔收到这样一个好徒弟，自然高兴得不得了；再加上是自家孙子这一层关系，也就更加关心。他恨不得把一肚子玩艺儿都一下子掏给他，一口气把他吹成个羊把式。想不到，这个年轻人哪，十分看不起这个工作，无奈又没考上中学，觉得理亏，又加上乡干部再三动员，不好推辞，他才打定主意先委屈几天，看风向再说。心都没在这儿，哪里还谈得上别的？每天放羊去，他连个鞭子都不拿，背着暖壶，带着点心，一边走路一边吹口琴，羊群常常把他绊得栽跟斗。一路走，不是这儿难受，就是那儿疼，叫得人心烦。一打盘^①，他也不管羊，铺上毯子往地下一躺，吃饱点心就睡觉。回到家，半夜看小说，早晨喊破嗓子，他才懒洋洋地走出来，嘴里还没好气地嘟囔。人背后，他还说杜大叔许多坏话，什么“顽固落后”呀，“保守自私”呀。杜大叔一天让着，两天忍着，久了，他可耐不住了。偏巧这一天杜大叔正没好气，德生又偏找杜大叔寻开心。他吹够了口琴，把杜大叔拉到一块地头上，指着地，学着京腔说：“祖父，这红梗儿，绿叶儿，开白花朵的，是什么庄稼？”杜大叔一听，火苗子冒老高，心里想：你才上城里去几天？连蕎麦都装着不认识！好，我教

① 打盘：中午，羊群吃饱喝足以后，盘踞在凉爽的地方休息。